

■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红色巴西

[法国]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著

李焰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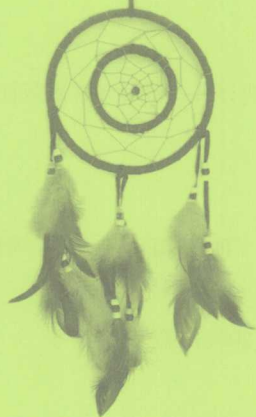


2001年度龚古尔奖获奖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Rouge Brésil

■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红色巴西

[法国]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著

Jean-Christophe Rufin

李焰明 译

2001年度龚古尔奖获奖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Rouge Brési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巴西 / (法) 吕芬著; 李焰明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12

(21 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ISBN 978-7-5447-0395-6

I. 红... II. ①吕...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9145 号

Rouge Brésil by Jean-Christophe Rufin
Copyright © 2001 by Editions Gallima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6-297号

书 名	红色巴西
作 者	[法国]让-克利斯托夫·吕芬
译 者	李焰明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Éditions Gallimard, 20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 yilin. 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625
插 页	2
字 数	357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395-6
定 价	28. 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刘成富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法国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经过长达十轮投票之后，在巴黎德吕昂饭店宣布，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红色巴西》夺得了该年度的龚古尔奖。

《红色巴西》是反映最早的、最滑稽的法国殖民主义侵略扩张时代的作品之一。在巴西的出版界，法国对巴西的殖民侵略史已成为文学描写的常见题材。法国作家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红色巴西》这部长达五百多页的小说中，再一次充满激情地叙述了这段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叫维勒加侬的海军司令。他是出色的冒险家，同时又是极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一五五五年，他带着亨利二世的诏书和人道主义的梦想，以法兰西的名义，率领“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开始对巴西进行疯狂的征服。当时的巴西属于葡萄牙，当地的土著人在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下已经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法国殖民者抵达著名的瓜纳巴

拉海湾(后来被称为里约热内卢海湾)后,马上占领了当时还无人居住的小岛,并长期地住了下来。为了能够让法国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根,维勒加依展开了一系列建设“新法兰西”的活动。首先,他命令他的“部队”建造了一座用以自我保护的堡垒,然后苦心经营一个较为理想的殖民地。但是,由于在宗教信仰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他的殖民地很快就部分地分离了出去。十年后欧洲残酷的宗教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段历史的戏剧性重复。尽管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占领了本属于印第安人的那个荒芜的海湾,但他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学习种植和加工木薯,学会在当地的实际生活中壮大自己的生存力量上面,而是就宗教上的“变体”(圣餐中面包和葡萄酒是耶稣的身体和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样,十五年之后,也就是一五七零年,未能站稳脚跟的南极法兰西远征团最终被葡萄牙人赶出了巴西。

为了全面展现这段历史,在《红色巴西》中,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使用了两条平行的线索生动有趣地讲述了这段历史。外交方面的线索涉及一些阴谋家、一些叛徒、一个威尼斯间谍和一个狡猾无比的葡萄牙人。让-克利斯托夫·吕芬采用了一些漫画手法,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葡萄牙总督的作用以及里斯本的政治和外交。情感和道德方面的线索则力图再现由于时间的久远而变得十分暗淡的历史画面。《红色巴西》是以描写两个孤儿开篇的,男孩名叫朱斯特,女孩名叫科隆布。他们本来住在表姐家,表姐为了侵占他们的财产,竟骗他们去找海军司令维勒加依,说是可以找到他们失踪多年的父亲。两个少年被强行拉到了远征的船上,到达巴西后,又被送到土著人那里学习语言,为日后充当翻译(或叫“媒子”)做准备。在小说开篇中,这两个孩子分别才十五岁和十三岁,天真烂漫,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可是,在巴西的经历使他们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男孩后来竟成了驻扎在海湾的那个远征团的一名出色的头目,成了海军司令维勒加依的得力助手。女孩因无法忍受那种残酷的征

服行动,义无反顾地逃到了印第安人那里,过上了与印第安人一样的生活。她讨厌基督徒们的疯狂行为和血腥屠杀。她的人道主义观点,使她从心底里排斥加尔文派、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她认为生活在图皮人那里比生活在西方要好得多。通过女孩与印第安人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让-克利斯托夫·吕芬让我们穿越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印第安世界。那个女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替身或代言人。

在《红色巴西》里,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十六世纪的法国人征服巴西的经过,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鲜为人知的殖民事件,其叙述的着眼点在于揭露法国的殖民统治政策对巴西印第安人肉体 and 心灵的摧残。通过深受其害而成功逃脱的女孩之口,作者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 人道、友善和尊严的渴望。同时,通过两个被绑架的少年对立的人生态度,作者表现了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关注,以及由这些对立和冲突所引发的感伤。让-克利斯托夫·吕芬说:“我在这部作品里痛斥了乌托邦,乌托邦产生了一种绝妙的能量,但同时威胁也随之产生了。”在《红色巴西》中,作者引用了翔实的历史资料,把历史事实和文学虚构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把自我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全部融入文学叙述之中,在较深的层面上显示了文学创作才华。让-克利斯托夫·吕芬以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时间间隔,向读者叙述了一个宗教思想冲突不断的法国殖民地的解体过程。他曾对《快报》直言不讳地说:“说到底,这是一部最终用以叙述狂热思想形成的小说,因为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今天仍然有着各种狂热的思想萌芽,无论狂热是哪个方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色巴西》不仅仅是一部资料翔实、扣人心弦的小说,一部展现两个少年快速长大并传授宗教教义的叙事作品,同时也是对宽容,对两种截然对立的文明碰撞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具有征服性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欧洲文明自认为能够解放他人,而实际上却是杀人凶手;印第安世界具有奔放、幽默和神圣感等特点,是对幸福的永恒呼

唤。

《红色巴西》在法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夏娃·德·卡斯特罗在《费加罗报》文学版上撰文说：“这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精神和物质相结合，充满了丛林意象、文明意象。难以置信。过瘾。”威尔西尼·乐莱在《快报》上称赞道：“在一个特定的情节里，吕芬天才般地创作出了一部充满异国情调并使之重新流行起来的叙述冒险经历的作品。”让-莱米·巴尔朗在《读书》杂志上指出：“把狂热的教士、吃人的士兵、马路上的强盗和理想主义者放在一起，这种建立在泛神论描写和面貌一新的讽刺性对话基础之上的对‘热带地区法国’的生动再现，就像一部武侠小说。”热拉尔·德·科尔唐兹在《文学杂志》上写道：“《红色巴西》……是本文学年度最伟大的作品，是作者本人写得最宏大、最雄心勃勃、最深刻的一部作品。”《红色巴西》所关注的事，已经大大超越了作者的个人范畴，他把个人的痛苦、困惑上升到了普遍意义的层面上。他怀着慈爱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个世界，他用社会的、历史的方法观照了生命的意义，他的作品里闪烁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芒。

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文学创作与他个人的经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常常强调记忆的表现功能，他们把记忆看作“意象”、“印象”、“观念”等等，而这些记忆经过叙述便成了“故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事”并非记忆本身，它的形成经过了主体的筛选和加工。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故事”是以自身为坐标的，从历史、社会和心理等三个方面构成的。一九五二年，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出生于法国布尔热。自一九七七年起，他就成了人道主义组织“无国界医生”的先锋。在东非和拉丁美洲，他领导过医疗团体。他分别在尼加拉瓜、阿富汗、菲律宾、卢旺达、巴尔干半岛和巴西生活过，其间所遇到的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使他对所从事的人道主义事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在第三世界的不寻常经历，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为

他的文学创作指出了方向。在文学创作中,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对人的命运充满了无限的善意和深深的关注,在紧紧抓住史实的基础上,成功地写出了历史的氛围,生动再现了十六世纪法国殖民主义掠夺的画面。他那史诗般的笔触里闪烁着智慧之光。文学成了他用以表现两种文化冲突的绝妙方式。他曾告诉读者,长期在国外生活之后,他有了一种“通过写小说,能够生活在‘真理’当中的感觉”。自一九八六年出版《人道的陷阱》之后,让-克利斯托夫·吕芬接着又推出了《拯救伊斯法罕》(1988)和《人道主义冒险》(1994)。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阿比西尼亚人》叙述了埃塞俄比亚的过去,使他一举进入当今法国最畅销作家的行列,这部作品迄今已经销售三十余万册。一九九九年,他又以《失败的事业》获得了法国传媒文学奖,通过展现“道德要求”与“国家理性”之间的矛盾,这部小说广泛地涉及到了人道主义的主题。此外,他还写过政治题材的小说《帝国与新野人》和《自由主义的专制》。二零零一年龚古尔奖的获得,使让-克利斯托夫·吕芬的文学知名度超越了国界。根据有关方面的估计,《红色巴西》在法国至少销售了二十五万册。尽管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文学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仍不愿放弃他热爱的医生生涯。他说:“我之所以写书,是因为我渴望写,是因为我有写作的需要。我从来没有想到由此选择什么生涯,或建设什么生涯。”他把自己有关第三世界的文学创作仅仅视为“隐形活动”,他的远大志向仍然是当一名出色的医生。他不仅要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类的不幸,而且要在现实生活中为人类摆脱痛苦。

实际上,《红色巴西》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一块土地和一种文化的开发与思考。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在投身于中东、非洲和拉美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常常有着一种步以前殖民强盗后尘的感觉。但作为一名医生、散文家、小说家和“政治家”,他喜欢这种感觉。每当与另一种文明相遇的时候,他总是感到很新奇。他感到新奇的时候,就觉得对于人类也是新

奇的,因而也就有了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字的形式告诉读者的愿望。在他看来,过去法国殖民强盗带到巴西的欧洲基督教文化给巴西本土的印第安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今天,国际人道主义的行动,由于受到短期目标的影响,也常常会偏离红十字会创始人的初衷,或者说,与之相距甚远。尤其是当一种固执的思想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当接受援助的人们感到畏惧的时候,这项旨在创建信任气候的人道主义工作,就显得更为艰巨。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具有驾驭虚构和史实的双重能力,通过叙述南极法兰西远征团的短暂历史,尤其是通过描绘两个青少年的不幸遭遇,把现实与虚幻、勇气与背叛、理性与非理性等二元对立的東西巧妙地联系起来,通过独特的视角,让人们重温了法国十六世纪的一段殖民历史,并从一定的层面曲折地反映了当今残酷的社会现实。

《红色巴西》中所描绘的南极法兰西远征团,尽管得到了当时法国国家上层人物的大力支持,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这个历史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并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进行新的认识。

有个人曾与我共事多年,他在本世纪发现的那个新世界生活过十至十二年,他住的那地方就是维勒加依登陆、被他称为南极法兰西之地。

蒙田《随笔》第一卷第三十篇

第一部

去食人肉部落的孩子们

第一章

“阁下，当一个人看见面前烧着一锅开水，而自己就要被放进去煮的时候，您想此刻他是什么心情？”

说完这话，水兵朝正在燃烧的炭火看了一眼，神情阴郁。

“胡说！胡说！”印第安人站起来喊道。

“怎么？我说的不对？难道你们不吃自己的同类？你这强盗见到人肉真的会拒绝？”水兵又把身子转向军官，接着说，“没错，阁下，并非所有巴西人都跟俘虏我的这帮家伙一样残酷，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也用烤或者熏制的鱼和肉等食物充饥。我说的没错吧，无赖？”

水兵用他那瘦弱的手一把抓住印第安人的上衣，像醉汉一样死不撒手，将自己油光光的鼻子紧对着印第安人的脸。对峙持续了几秒钟，两个人相互瞪着眼，都仇恨到了极点。随后，水兵突然松开手，两人大笑起来并相互紧紧握手。卢昂教堂的大钟楼上敲响了：八点整。每响一声，对面小酒店的每根屋梁都颤抖一下。

军官身材修长，瘦削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对水兵的话毫无兴趣。他有任务在身，并且刻不容缓。现在是一五五五年年中，过了六月份，越往后就没有顺风了。他用手掌拍了拍桌子。

“我们十分清楚，”他说，语调也因为面临冷酷的威胁变得不自然。

“我们将要登陆的那些海岸危机四伏。然而，我们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一星期后我们就起航，我们要去巴西创建一个新法兰西。”

坐在矮凳上的水兵和印第安人站了起来。他们的笑容还未收敛，一听说“巴西”，他们的眼底又呈现出那些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使得他们那也许原本只是陶醉于梦想的表情变成了讥讽的神态。

“我们不能耽搁时间了，”军官冷冷地说，“你们两人是否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远征军里，去巴西给土著人当翻译？请回答。”

喜欢作乐并希望延续这一乐趣的水兵想要点花招。

“阁下，”他带着醉汉的嗓音低声说，“我告诉过您，您可以在当地找翻译。在我们诺曼底，已经有三代人去巴西寻找那片神奇的红树林了，这片红树林给高伯兰兄弟的油画增添了色彩。只有厚颜无耻的葡萄牙人才会说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国家，其实我们比他们更早就在那里做生意了。”

没有人打断他的话，水兵就更来劲了。

“你们上岸不到两天就会看到二十个土著小伙子向你们跑来，他们是附近镇上的，他们会主动要求给你们当翻译。”

“我必须向你重申，”军官不耐烦地说，“远征军司令维勒加依骑士不想冒任何险。我们要带足去那里建立一个机构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我们需要自己的翻译，而不依赖任何人。”

旅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瘦弱的水兵和印第安人这两个滑稽人物身上。水兵先鼓起勇气说话，可能是因为他经常操纵帆船角索、善于应付突变的缘故。

“阁下，您对我们说了出发的时间，这很好。可是您还应该告诉我们您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永远不回来了，因为那地方将成为法兰西的一个省，得有人居住。随我们一起上船的人将在海外度过余生。我们会给他们提供富足的物品，但是‘回国’这个词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意义。他们是法国人，而法国

就在巴西。”

“您到过巴西吗？”水兵狡诈地眯缝起眼睛问道。

“还没呢，”军官满不在乎地承认，“不过我对东方许多国家都很熟悉。”

水兵站了起来，把身上尚未被生活耗尽的那点肉挂到他瘦长的骨架上。他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容说：

“我也开船去过东方。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我们在那里就像在自己的国家。美洲可就不一样了。我去过四次，倒霉透了。每次总是去巴西，就是您说的那个要建立一个新法兰西的地方。我对那里了如指掌：疟疾，食人肉者——我奇迹般地逃脱了他们的虎口，还有现在那些该死的葡萄牙人，他们强占我们的船，还截去我们的手脚。您知道是什么力量使我忍受这一切折磨吗？”

他挥起胳膊，潇洒地把一大杯啤酒送到唇边，出乎意料地说出一个旁人察觉不到的理由。

“别跟我说这是因为财富！金子，鹦鹉，染料，这一切养肥了船主，而他们无需走出诺曼底。可是您看那些老实巴交的水兵，他们留下的唯一财产就是一条命，有时连这都还难说呢。阁下，支撑我们忍受这些痛苦的只有一个意念，那就是指望还能回到法国。”

水兵的双手握成拳头撑着桌子，竭尽全力作最后的演讲。

“我的愿望与您的计划完全不一致，我感到很抱歉，”他最后说道，“不过，您听见我下面的回答后会同样感到失望：我不跟您去巴西。”

军官咬住嘴唇。换了别的场合，他肯定会狠揍一顿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可是如果他这么做，从明天起船上所有被释放的犯人都会逃跑。现在就看印第安人的态度了。印第安人至此才明白——然而为时已晚，水兵的拒绝会使军官把狂怒发泄到他的身上。现在，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他。

时至春末,天气炎热,可他的衣服仍然扣得严严实实,从领口封到袖口。如此装束并非是觉得舒适好看,而是源自于内心的担忧,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场合解开搭扣合乎礼节。刚到法国的头几个月,这个不幸的人就因为这方面的大胆放肆使自己成为有罪的人,他曾多次当众展露身体最隐秘的部分,他只是天真地想给那部位带去一点凉快。没想到遭到众人的大肆嘲笑。

好心的人一定会为他找些托词。他是在巴西的森林里战斗时被敌人俘虏的,后来几个法国海军士兵替他赎了身,此刻坐在他身边的那个水兵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亨利二世宣布不久要巡视诺曼底,诺曼底的商人为了向国王表示敬意便把他送到法国,同行的还有五十来个印第安人。一到卢昂,他就被要求跳舞给国王和王后看,身上只盖着些羽毛,就像他被俘时那样。在国王面前一丝不挂,而随后见法国老百姓时却必须穿戴整齐,他被搞糊涂了。

“嗨,你呢?”军官粗暴地问,喊声打破了只能听见印第安人模糊喘气声的这份沉寂。

不幸的印第安人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回想起巴西,他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森林、舞蹈和狩猎的一幕幕场面。由美洲的天空、树叶和鸟儿组成的绚丽色彩涤荡了他那被卢昂单调生活消磨得黯淡的心灵。然而,自从第一天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跳舞,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那天下着雨,略带酸味的春雨和着汗水,他感觉很惬意。被俘后,他以为必死无疑。接着,他在一个自称美丽法兰西的地方获得了新生。获释后,遵卡特琳·德·梅第奇^①的指令,他和同伴被流放,在卢昂的街头游荡。一天下午,他

^① 卡特琳·德·梅第奇(1519—1589),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弗朗西斯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之母。一五六零至一五七四年任摄政王,相传为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圣巴特洛缪惨案(1572)的制造者。此后法国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国内战争。